

第二回 昌秀才遭祖籍戍邊 杜娘子隨夫軍出塞

詞云：

飛災橫禍，何事放人不過。好好夫妻，捉為戍卒，一個又還一個，沙塵遠簸，驅車上那得安眠穩坐。慢說紅顏，一任青春，也應折挫。

右調《柳梢青》

話說昌全見差人不容他進去換衣，心下也暗暗驚慌，卻細想無愧，只得同了差人走到縣中。早有一個先傳進去稟了知縣。不一時，知縣坐堂，差人遂帶了昌全，上堂稟道：「在逃軍犯一名昌全，已勾到來見老爺，乞老爺銷牌。」

昌全忽然聽見，吃了一驚，正打點行禮，只見知縣說道：「這個禮不消行了。本縣奉兵部明文緝獲逃軍，解去邊庭守戍。你今冊上有名，便是逃軍，不是生員了。可速速回家打點，本縣即撥長差起解。」昌全聽了，嚇得面如土色，只得跪下說道：「生員祖父詩禮傳家，今又謬列青衿，已沐老父母大人之恩久矣。即祖上原係軍籍，然年深日遠，存亡代謝，還求老父母大人念生員斯文一脈，不堪軍卒之勞，乞求培植作養，生員受恩不淺。」

說罷，即叩下頭去。丁知縣道：「此雖兵部明文，卻奉的是朝廷旨意，誰敢有違？本縣縱欲挽回，冊籍姓名相對，亦無可挽回之處。莫說你一個秀才，即顯宦之家，冊上有名，亦與庶民軍籍同等，一樣解去。你不必苦辯，料想推辭不得了。」說罷，即叫原差押他歸家，同軍妻一齊起解。原差即押著昌全，出了縣門而來。

此時杜氏見丈夫同了差人進縣，因想道：「既是縣尊好意相請，為何不見名帖？又為何差人不放轉身？事有可疑。」即叫家人昌儉到縣中打聽。昌儉看見家主如此，連忙飛奔來家，告知主母道：「不好了！相公被縣官問成充軍了！」杜氏聽了不信，因大怒道：「你這奴才胡說！相公又不曾犯法，為何如此大驚小怪，胡言亂語？」

昌儉見主母不信，遂放聲大哭道：「奶奶！果然相公不好了！縣官奉了朝廷旨意，搜獲逃軍。說我家祖上原是軍籍，連奶奶也是軍妻。如今差人押著相公回家，就要起身了！」杜氏聽見是真，只嚇得魂飛天外，因大哭道：「家門不幸，奇禍忽來！怎一旦就至於此？」正哭著，忽聽見丈夫同差人回家，杜氏也不顧內外，連忙跑出堂中。昌全見了杜氏，早跌跌腳兒，淚如泉湧。道：「我是祖籍有名，應該充軍。奈何累及賢妻，亦不能免！」說罷，二人大哭一場。

昌谷在旁，看見父母哭得傷心，也放聲哭起來。眾鄰居見他家忽起哭聲，俱來相問，方知是軍籍，要解到邊上守城當兵。俱說道：「昌相公是斯文人，奶奶又不曾出門慣的，如何去得？」又見有旨意要人，知不能免，遂大家相勸道：「如今哭也無用。且商量打點要緊。」又見差人發話勒逼著要起身，昌全再三哀求他寬限數日。差人嚷道：「你莫要不知利害。這是奉旨起解軍犯，比不得宗師弔考。誰敢停留片刻？你若不知事，我就要動手了。」因取出繩子就向昌全項上套來。

眾鄰居連忙勸住道：「大哥不要性急，有話慢慢的從長計較。」差人見有人勸，也就住手道：「沒甚商量。只是立刻起身要緊。」內中一個年老的鄰居王愛泉說道：「公門裡面好修行。今昌相公又不是自己犯法，也只會受祖上的軍籍之累。既要他背井離鄉，也讓他設法些路上的盤纏，方好出門。就是二位差來一場，也要盡個禮兒。」差人說道：「這老爹倒還說得有理。我們清早晨走到如今，連茶水也不曾見面。難道叫我餓著等他不成人！」王愛泉道：「可憐呀！他們一家俱哭得昏天黑地，那個還來照管列位？請坐下，我們替他收拾來請你吧。」

眾鄰居一齊動手，不一時酒飯齊來，打發差人自吃。昌全夫妻三人哭做一團，那裡還知道饑飽？早有張媽媽、李嬸嬸勸住，只得吃了一碗。王愛泉對著昌全說道：「官府限緊，相公若央人去求寬限，必先要安頓差人，免得他言三語四，亂人心曲。」昌全道：「小弟此時寸心已亂，青黃無主，那裡還有甚主意！總求老丈為我排紛，小弟無不領命。」王愛泉道：「差人見錢，貓鼠同眠。」遂主張叫昌全湊出八兩銀子來，分封做兩包，每包外寫著五兩，籠在袖中出來。

差人正吃完飯，說道：「我們飯已吃完，可叫他二人出來，到縣中去當堂領起解批文。」王愛泉滿臉陪笑說道：「衙門事情，瞞上不瞞下。還要求二位寬昌相公停得三五日，便足見高情。」一個差人早跳起來，嚷說道：「這是朝廷的軍犯！我倒是肯寬他，只怕大爺與太爺不肯寬我二人。」遂提著索子望後堂就走。王愛泉連忙陪笑攔住道：「老哥不要性急，我還有話說。」就在袖中摸出兩包銀子，擺在桌上。

差人見是銀子，又見上面寫著五兩，便不則聲。那一個便說道：「王老爹，你要怎麼樣呢？」王愛泉說道：「也不敢有別事相煩。只求二位在官府面前方便一聲，使昌相公緩得數日，料理些路上的盤纏就是了。若起解，原就是二位，少不得一路上全仗照顧，還有個小禮。今這兩封，先作茶資。」那個差人滿臉是笑，說道：「王老爹，你也怪不得我這位兄弟著急。大凡奉旨之事，若延挨了，又受上司之累，又受本官的氣。若只依了官府情性，又說我們不近人情。故此差人千難萬難。我今見昌相公這般苦楚，也覺傷心……」

因對著那個差人道：「兄弟你過來！凡事看這王老爹一面。說不得，我們擔些干係，替他回聲，看若官府不肯，再作商量。這是昌相公送你的酒資，你老實些收了，他倒放心。」就將一包遞在他手中。王愛泉見他不好自拿，就將這封塞在他袖中，道：「凡事只要借重二位。」兩個差人滿臉的笑道：「如此多謝了。我們只得去回覆官府，再來通知你們。」差人出門去了。

不一時，親戚朋友聽見昌家有此大變，俱來看他。又不一時，朱天爵、端居也來了。眾人商量，要動公呈保留。昌全道：「此乃小弟祖遺之累，今又奉了聖上旨意，焉敢抗違？蒙列位雖有見憐之心，實無用力之處也。」眾人細想，實是無可奈何。只得再三寬慰一番，遂別去了。

昌全含淚對著端居、朱天爵說道：「吾三人共事芸窗，又蒙不棄，結為兒女之姻。只指望悠遠親情，不期罹此遠離大難，今生諒無相見之期。亦且生死未定。我今細細想來，此段姻緣終成畫餅，不如趁今日歸還原聘，使令愛別擇名門，吾兄後來還有半子東牀之望。」

說罷，哽咽不能出聲。端居道：「吾兄何出此言！自古結親，片言允諾，即生死以之。況弟與兄久敦道義，當以倫理綱常，不淪不淪。豈可效敗倫之典？前蒙賜聘，即使千金，亦永不能移也。今吾兄此去，亦未必久滯異域。倘邀天幸，聖情叵測，軫念民瘼，賜回鄉土，亦未可知。況今令郎尚幼，既具此才情，必非池中之物。倘能異日得志，與小女團圓，亦未可知也。吾兄可放心前去為妙。」

朱天爵說道：「昌兄此際不得不慮始慮終，謹慎君子也。端兄金石不渝，足見友情。若據小弟看來，今日昌兄出門，關山萬里，道路崎嶇。若帶令郎同行，未免多一番照管之累。你二人既成姻眷，何不將令郎付與端兄，撫育成成人，作異日之緹縈，未為不可。庶使昌兄好放心前去也。」端居道：「仁兄之論，雖曰萬全，據小弟看來，尚有萬萬不妥之事。」

朱天爵問道：「何以知其未妥？」端居道：「昌兄與尊嫂止有這一點血胤，今去長途，舉目無親，得此子，亦可消其寂寞。若後日少能成立，亦可負荷析薪。今若一旦棄此始去，雖無痛癢，到那旅店，淒淒邊庭，孤獨之時，定中思痛，那時日斷天涯，父不能見子，母念親兒，悔之晚矣。此時昌兄雖能看破世情，無兒女之態，而尊嫂愛子念子之心，展轉愁腸，那時欲見無由，能保無疾病之虞乎？尚有不可盡言者。」

昌全聽了，不勝感激道：「端兄深慮及此，使愚夫婦感戴不盡矣。今所憂者盤費不週，奈何乎？因說道：「我今將房產動用之物開出，煩二位尋人變賣要緊。」

到了過午，差人來說道：「我們不知費了多少婉轉，老爺方准許三日起解。你們可作速料理，不可臨期有誤。」差人去了。朱端二人即別過，分頭尋人脫賣去了。昌全在家收拾了一番，因對家人昌儉說道：「你在我家兩代，並無好處及你。我今遠去，家業化為烏有。你也無存身之地。我今去後，你自做你自己的事，也不必在人家了。」

昌儉聽罷，大哭拜伏在地道：「小人自幼蒙相公抬舉，亦不曾效得犬馬之力。今欲一身迢隨服侍，又恐路上盤費不週。只得忍今日之別，不敢同行。但先老相公墳墓在此，一旦祭掃無人，甚為心痛。相公遠離，小人在墓旁作一棲身，不致春秋有缺也。少盡報恩之念。萬一天有見憐，異日小相公騰達歸宗，小人作漁父之引，庶不致失迷也。」說罷大哭。昌全也流淚道：「原來你倒有此敬心，有此孝念，能為我如此。汝即是我昌家後代。我今留田五畝，將東邊小屋三間與你住。你今也不必出姓，我與你竟作兄弟稱呼。」

說完，連忙作下揖去道：「代我主祭，感念不忘。」昌儉連忙磕下頭去，昌全一手攙他起來，遂將東邊小房與他住了。又將賣不了的傢伙動用之物，盡數付他。又撥田五畝在他名下。次日，朱端二人走來，共賣銀一百餘金，昌全收了。到了第三日，差人已來催促。昌全隨同差人到縣，當堂領了起解文書，回家同杜氏並兒子一齊起身。朋友、親戚、鄰居大家作別。

朱天爵、端居二人直送過鎮江。二人因對差人再三囑托。端居取出五兩銀子送與差人道：「昌相公前去，一路上乞二位公差照管，感德不盡。」朱天爵也送二兩作酒資，差人滿口應承。二人還要送過淮安，昌全再三辭別道：「送君千里終言別。如此同行，轉使我心不安。」二人無法，只得痛哭一場，昌全使杜氏並兒子一齊拜別了二人。昌儉不忍分離，還要遠送，昌全苦苦推辭道：「你早回一日，我轉放心。」三人無奈，只得灑淚而別，各道前途保重。正是：

別離分手實堪憐，友道如斯始是賢。

去國若經千萬里，白雲低處又家緣。

昌儉又大哭一場，方才拜別了昌全、杜氏、昌谷，自回去不題。卻說昌全夫妻三人，同了兩個長差：一個王龍、一個趙虎，同在一船，到還相安。杜氏只同著兒子在後艙歇宿。雖是出門不慣，然在船中，也還安逸。況且此時初出門，一心只記掛著家鄉，時時墮淚。即有許多不便之處，也還不覺。

忽一日過了清江浦，又過了黃家營，只見船家將長舵歇下，說道：「我已送到。前面俱是旱路了。相公可上岸去，或僱車子，或僱牲口。明日我船要回去了。」昌全聽見，只得同了差人上岸，問了店家，僱了一輛車兒三個牲口。昌全下船與杜氏說了，將行李東西搬到主人家來。杜氏攙了兒子，走進店中，打發了船家去了。遂歇在店中，準備明日起早趕路。

到了次日，杜氏也不知高低，沒奈何，抱著兒子上車兒，將身子坐穩前後。車夫軋軋轉轉推將起來，嚇得杜氏心驚膽怕，不住的身子東歪西靠，又要顧自己，又要顧兒子，惟恐跌下車來。只得說道：「大哥你們慢慢的走。」車夫道：「奶奶，這是旱路，不比水路，隨處可歇。我們要趕宿，頭一日限定時刻，趕到路上，歹人最多。若到得遲了，有許多擔干係的所在。不是當要的。」

杜氏聽了，沒奈何只得雙手抱定了兒子，由著車夫推走。昌全同了差人，或在前或在後而行。走了數里，先前還是泥土平地，今忽到了一派高崗之處。只見山石縱橫，一高一低，車夫將那輛車子一磴一磴的推著，杜氏坐在車上已是頭暈眼花，這一會膽搖心蕩起來。又見黃沙滿面的撲來，杜氏只是暗暗哭泣。你想他終日在家中，雖無呼奴使婢，畫棟高堂，也還是詩禮人家，無榮無辱，清淨過日子的人，今忽然至此，怎不教他流淚悲啼起來？

這昌谷坐在懷中，先前還勸勸母親，到了此時，連他也坐得不耐煩起來。又見母親不住的落淚，也就哭起來。杜氏恐怕哭壞了他，只得倒再三哄他。車夫見他母子如此，問起緣由，杜氏只得說了一番。車夫也不勝傷感道：「奶奶是好人家出身，南方生長，不出門慣的，如何受得我們北方之苦？」車夫也就慢慢而行。正是：

邊守從來壯士事，奈何國事大差池。

只循舊例勾丁捕，竟把書生作健兒。

如此一連行了數日，杜氏勉強掙挫。半病半好，越覺難挨。不一日到了臨清，下了飯店，昌全與店家討了些茶水，服侍杜氏上了牀。睡到夜間，杜氏渾身發起熱來，只叫遍身疼痛。昌全辛苦了一日，正好睡熟，忽聽見杜氏叫疼，沒奈何只得起來，遍身撫摩，渾身火炭般的熱。杜氏止得一絲兩氣的說道：「我今歷盡艱辛，只指望與你同去邊庭，還想有個出頭日子。不期我生起病來，自覺十分沉重。此去尚有四五百里，眼見得不能與你同行了。只是我放不下昌谷……」說罷，大哭起來。

昌全聽見杜氏說出這一番話來，只嚇得渾身亂抖的說道：「賢妻保重！且耐煩些！想是路上受了風邪，故有此病。天明瞭我去尋醫人看治。我且尋些湯水來你吃。」昌全走出房門，叫了幾聲店家，俱已睡熟。昌全無奈，只得坐在牀邊。杜氏竟人事不知。昌全叫了數聲，杜氏止應得一兩聲了。只因杜氏這一病，有分教：

骨肉重分，移花接木。

不知杜氏死活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